

珠海文脉

新闻为眼
文化为脉

A5

2025年9月18日 星期四
责编 孙旭歌
美编 黄绮文 / 校对 姚毅

羊城晚报报业集团
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
联合主办

唐廷枢：以实学育实业之才 以实业促教育之新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张芷瑜 李旭
图/珠海市唐廷枢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提供



唐廷枢

唐廷枢，这位从珠海唐家湾走出的“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先驱”，以创办和经营近代企业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：第一家股份制航运企业——轮船招商局（招商局集团前身）的开创者，第一家机械煤矿——开平矿务局（开滦集团前身）的创始人，第一家机车修理厂——胥各庄修车厂（中车集团前身）的奠基人……

但鲜有人知，这位躬身实业的珠海人，始终探索实业与教育的融合，他编纂了第一部以“英语”命名的双语字典与英文教科书、参与创办了中国最早系统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新学堂、推动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。他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具有鲜明的特色，倡导经世致用、产学研融合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壹 “开放视野”奠定成长底色

1832年，唐廷枢生于广东香山唐家村（今珠海高新区唐家湾镇）。历史上的香山县包含今澳门、中山、珠海一带，素来得风气之先，善纳四海新风。幼年时，唐廷枢曾到澳门游览，这段初遇“异质文明”的经历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：“及抵澳，见番人楼台庙宇宏敞可观，其炮台船只坚固，却与内地不同。”

唐廷枢幼时，父亲唐宝臣在澳门马礼逊学校工作，早早接触到澳门的多元文化。1841年，9岁的唐廷枢在父亲支持下，与兄唐廷桂、弟唐廷庚进入澳门马礼逊学校读书。1842年，学校迁址香港，唐廷枢亦转至香港继续学业。

马礼逊学校与当时的中国传统学校（民间多为私塾）截然不同：传统私塾以“应试取仕”为核心，目标是让学生通过科举考试谋得名；而马礼逊学校以“实用育人”为导向，除开设英语、汉语课程外，还系统教授数学、地理、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。

澳门科技大学横琴研究院社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、研究员，珠海市唐廷枢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赵殿红介绍：“在当时的香山地区，人们并不把科举做官视作读书人的唯一出路。学西学、做实业，在其他地方可能被贴上离经叛道的标签，但在香山，是堂堂正正的谋生正道。”

这段近10年系统的西学熏陶，让唐廷枢熟练掌握英语，在后来的工作中，连外国人都评价他“英语说得像一个不列颠人”；而对西方经济、政治、地理及自然科学的深入了解，更成为他日后教育理念萌发的“原点”。

学业结束后，唐廷枢先入职香港一家拍卖经纪行任英文翻译。1851年起，他在港英政府任翻译7年，后赴江海关（上海）任高级翻译和秘书3年。长期的翻译和法律实践工作让他接触到大量实务案例，积累了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，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贰 编纂中国首部“英语”教科书

在珠海博物馆展厅，一本《英语集全》吸引了游客驻足。这是中国第一部以“英语”命名的双语字典与英文教科书，更是最早以粤语注音的商务英语教材，打破了“外语教育只为官府服务”的局限。它的主要编纂者就是唐廷枢。

在当时，中国外贸行业虽发展迅速，中国商人却普遍面临英语不通的困境。此前中国最大型的英语工具书是马礼逊编著的《华英字典》，但该书卷帙浩繁，侧重语言与学术，且收录大量生僻词，对商人而言缺乏实用性。

即便是任职洋行的买办，也不时向精通英语的唐廷枢请教。眼见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，且“因睹诸友不通英语，吃亏者有之，受人欺瞒者有之，或因不晓英语，受人凌辱者有之”，唐廷枢与兄弟唐廷桂（又名唐廷桂）、唐廷庚遂共同编纂《英语集全》，并于1862年刊行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唐廷枢从西学的“学习者”，逐渐成长为“传播者”和“应用者”。

《英语集全》的实用性贯穿全书：全书共分6卷，涵盖天文地理、日常生活、工商业、官制、国防、买办问答等领域，收录6000余条词汇、短语及简单句子，是首部专为“商人学英语”设计的工具书。《英语集全》中“贸易篇”占近半篇幅，还特意附上外贸合同模板、西方法律条文摘要，直指中外贸易中的语言痛点。

考虑到当时从事中外贸易的商人多为广东人，且不少人未受系统教育，唐廷枢创新采用粤语注音，让商人“拿着字典现学现用”，这一设计广受认可。

关于《英语集全》，赵殿红将其定位为“近代洋务事业的实用商务语言文本”，精准点出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价值。赵殿红解释：“当时中国人跟洋人做生意总吃亏，不是因为不聪明，是因为听不懂、看不懂，不了解西方商业规则与法律，这本字典正是要补上这个短板。”

叁 创新式学堂传播自然科学

1873年应李鸿章之召，唐廷枢进入上海轮船招商局任总办，主持全局大计。彼时，唐廷枢已经成为了上海颇有声望的商界领袖。

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，中国应该培养怎样的人才，成为了当时社会的讨论。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的麦华陀与时任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等人商议后，于1873年3月25日（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），在《申报》上著文倡议办一所专收华人入学的“宏文书院”，“意欲华人得悉泰西各学之广”。

1874年3月24日，学院董事会正式成立，确定了校名为：格致书院。“格致”两字，取自“格物致知”。《格致书院章程十五条》明确“立此书院，原意是欲中国士商深悉西国人事，彼此更敦和好”，表明这所书院是为普及近代自然科学而创办。

“设此书院一切造费，拟由中外士商捐成，约在一千五六百金之数。”史料记载了格致书院具体的筹办分工，负责筹款的是麦华陀和唐廷枢两人，傅兰雅负责

责任收图书仪器，徐寿负责择地建屋。社会各界对格致书院的捐助情况，也有较为清晰的记载。其中，李鸿章（直隶总督）银两1087，李宗羲（两江总督）银两1000，沈秉成（上海道台）银两200，唐廷枢（轮船招商局总办）银元100，盛宣怀（轮船招商局总办）银元100……

书院章程还规定，“经理书院各务，须立董事，少则五人，多则七人”。在格致书院的创始董事中，唐廷枢便是华人董事代表，并作为“监院”参与格致书院的管理。

1876年6月22日，格致书院在上海福州路元芳花园北首正式开办，李鸿章为之题额。书院开幕当日，全国各界人士200多位莅临庆贺，各方媒体竞相报道，其中《申报》称格致书院的开幕为“盛举”。

这所标新立异，既非传教布道又非追逐科举的中西合办学府，是近代中国最早系统传播自然科学知识、培养科技人才的新型学堂之一，成为了中国近代著名书院之一。



上海市格致中学



《英语集全》

肆 率先探索企业办职业教育

1878年7月24日，唐廷枢在河北唐山开平镇创办了开平矿务局（1912年与滦州煤矿合并为开滦矿务总局），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股份制企业制煤矿企业。

建矿初期，身为矿务局总办的唐廷枢深感煤矿技术人员的匮乏。他曾直言：开煤矿不能只靠洋人技师，他们走了怎么办？我们自己的工人也要懂技术，这样企业才能扎下根。

正是凭借这份实业家的远见卓识，1881年，唐廷枢举办专门训练采矿和煤质化验人员的学堂，培养自己的专门人才。它不仅成为了唐山最早的职业学校，更是当地首所近代学校。

为支撑教学，唐廷枢主持编写了《采矿规程》作为教材，内容涵盖从“如何识别煤层”“如何操作采矿机械”到“矿井安全规程”，均为实操性极强的实用知识。

他在规程序言中特别强调：“洋矿师之法虽善，然中国矿工多不识字，须以图代文，以例代法。”规程抄本中，“蒸汽泵操作”章节不仅配有手绘阀门图，还旁注粤语口诀“一拧三圈半，气压看红线”，方便识字不多的矿工理解。

学堂设于矿场旁，招收矿工子弟与聪慧窑工，采用“理论+实操”的模式：上午集中讲授理论课，下午则跟随洋技师下井实践操作。唐廷枢每月至少三次下井督导教学，发现操作不熟练者，当场示范。

据相关资料记载，起初有人未能掌握“蒸汽泵抽水”技术，唐廷枢便亲自带他到泵机房，手把手教他拧阀门、看压力表，直到学生能独立操作，他才点头认可。这种培养模式成效显著，学堂毕业生大多被开平矿务局录用，担任煤矿司、基层领班或技术岗位，为中国培养出首批本土矿业技术骨干。

除矿工学堂外，唐廷枢还在矿务局创办了“子弟小学”（供矿工子女免费就读）与“医疗培训所”（培养护士与卫生员）。其中，子弟小学的课程除传统“四书”外，还增设了英语、算术与采矿常识；医疗培训所则聘请英国医生授课，向学生传授伤口包扎、传染病预防等实用技能。开平矿务局的“子弟小学+医疗培训所+矿工学堂”，共同构成了中国首个由企业自办的全链条教育体系。

赵殿红认为：“我们现在看唐廷枢的教育实践，会发现他始终围绕‘实用’，比如《采矿规程》，本质上是最新的安全生产规定，却同时承担了教材功能，这种‘一物两用’的巧思，也是他‘学以致用’教育理念的体现。”

伍 在兴办企业中留下宝贵教育财富

开平煤矿可以说是唐廷枢一生所经营的企业中的“母体”，他把人生最后也是最宝贵的阶段留给了唐山。其所创办的实业对当地之后的教育发展，同样是一笔宝贵财富。

华北理工大学医学部的前身，是1926年创办的开滦高级护士职业学校，而这所护士学校的源头，正是唐廷枢当年创办的“医疗培训所”。

医院、学校的兴办，让唐山从“矿区”升级为“城市”，体现了他“实业与民生并重”的格局，为后世城市发展树立了范本。唐廷枢被后人誉为“唐山之父”，从煤矿到铁路，从工厂到城市设施，他奠定了唐山这座城市的根基。

赵殿红认为，唐廷枢是“新式商人”，显著区别于旧式的红顶商人（如胡雪岩）或十三行商人，他兼具外语能力与管理经验，更深谙西方模式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之道。这种实业能力，让他的教育实践绝非纸上谈兵，而是能落地、见实效。

唐廷枢经营教育，非以“副业”视之，而是将之当成与“实业救国”紧密

相连的主业。他的教育理念深植家国情怀，并非为办教育而办教育，而是将教育视作救国之器。这种“教育为用”的思路，至今仍具启示意义。

赵殿红评价：“唐廷枢最值得学习的，是其‘洋为中用’的智慧。他一方面系统学习西方的精髓，不仅引入机器、技术、人员，更借鉴制度与理念；另一方面坚持本土化，让西方事物适应中国需求而非机械照搬。例如，他虽请众多外国人到开平矿务局，却未让其掌握核心管理权，也未使中国利益受损，这种‘清醒的开放’尤为难得。”

1884年，唐廷枢在为《瀛海采问》所作的序中写道：“事事以利我国家、利我商民为务，而不为纸上凿空之谈。”这是他的信念，也是他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。

1892年，唐廷枢在天津病逝，享年60岁。上海《北华捷报》发表杰告，赞扬他为中国民族工商业所作的杰出贡献，称他的一生代表中国历史上的“一个时代”，“他的去世，对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样，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！”

